

青春之声

把青春奋斗融入党和人民事业⑥

在不懈奋斗中结出最丰硕的果实

邹翔

前段时间,有这样一则新闻引人关注:一群平均年龄20岁的女兵,来到冰天雪地的青藏高原戍边。恶劣的自然环境,高强度的训练,不但没有压垮她们,反而磨炼了她们

国家的希望在青年,民族的未来在青年。我们党的百年历史中,一代代青年不懈拼搏奋斗,成就人生价值,实现光荣梦想。波澜壮阔的百年征程启示我们:只有把青春奋斗融入党和人民事业,才能让青春绽放更绚丽的光彩。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民族复兴的使命要靠奋斗来实现,人生理想的风帆要靠奋斗来扬起。从“外争国权,内惩国贼”的振臂高呼,到“抗日救国、救亡图存”的奋起抗争,再到“团结起来、振兴中华”的时代强音,始终听党话、跟党走的中国青年,积极投身党领导的革命、建设、改革伟大事业,谱写了一曲又一曲壮丽凯歌。每一代青年都有自己的际遇和机缘,都要在自己所处的时代条件下努力拼搏,绽放青春光彩,而接续奋斗是一以贯之的主题。

创新创造是点燃奋斗的火花。青年是社会上最富活力、最具创造性的群体,理应走在创新创造前列。粤港澳大湾区如火如荼的创新创业实践,少不了青年的参与;瞄准“卡脖子”难题,攻克关键核心技术,离不开青年敢为人先、勇于突破;实现我们的发展目标,克服前进道路上这样那样的风险挑战,更需要广大青年锲而不舍、驰而不息的奋斗。从80后、90后成为托举“嫦娥”的中坚力量,到“中国天眼”工程运行团队的平均年龄只有30岁,再到“奋斗者”号载人深潜团队年龄最小的成员出生于1995年,在创新报国的新征程上,广大青年必将大有可为,也必将大有作为。

服务人民是奋斗的方向。在实验室日夜攻关,在救治一线与死神赛跑,在社区乡村筑牢疫情防线……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保障人民生命安全,处处都有年轻的身影。每到毕业季,越来越多高校毕业生选择背上满满的行囊,奔赴远方、扎根基层,立志同人民一道拼搏、同祖国一道前进。到基层和人民中去建功立业,每个就业岗位的选择都是对人民立场的诠释,都是个人理想与家国情怀的同频共振。在为人民服务中茁壮成长,让青春在党和人民最需要的地方绽放绚丽之花,在不懈的奋斗中结出最丰硕的果实。

“志不求易者成,事不避难者进。”前进的道路从不会一帆风顺,新时代中国青年正处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时期,把青春奋斗融入党和人民事业,增强做中国人的志气、骨气、底气,不负时代,不负韶华,不负党和人民的殷切期望,中国青年一定能谱写更加壮美的青春华章。

西藏自治区直属机关积极开展青年理论学习——

印在脑海 融入心中

本报记者 徐取尧

“在那曲市申扎县驻村,我是带着孩子去的。那时,孩子还小,离不开人……”西藏自治区政协民族和宗教委员会办公室青年干部德吉旺姆听到青年同事分享的故事,深深地被触动了。作为一个母亲,她也参与过驻村,把孩子带去意味着要付出比其他干部更多的努力。在交流环节,德吉旺姆说:“从之前的脱贫攻坚到如今的乡村振兴,党员干部都冲在前线、干在一线,展现出中国共产党强大的组织动员力、行动力、战斗力。”

这是西藏自治区区直机关青年理论学习小组上的一幕。今年以来,德吉旺姆参与了多场理论学习活动,涉及乡村振兴、民族团结等多个重要话题,德吉旺姆等青年干部的理论视野越来越开阔。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建立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西藏也出台一系列文件,开展了自然保护地整合优化工作。”今年10月,在学习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交流会上,西藏自治区林草局青年干部冯强说。

“西藏拥有丰富的可再生能源,加快建设国家清洁能源基地,统筹发展和安全,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重要任务。”西藏自治区发改委青年干部阿旺次仁从能源角度谈了自己的体会。

近年来,针对80后、90后年轻干部逐步增多的情况,西藏自治区区直机关把加强青年理论武装作为机关党建的一项重要任务。各单位以青年理论学习小组为依托,组织青年开展学习交流,有计划、有落实、有督促、有保障,凝聚青年力量。

据了解,西藏自治区区直机关各单位已成立青年理论学习小组520多个,持续开展“比学理论·比强信仰”活动,组织动员青年干部在“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中积极发挥作用,广大青年理论素养、思想觉悟和业务能力不断提高。

“青年理论学习突出‘两个结合’,即结合本职岗位、结合成长经历,青年干部在交流发言中不用面面俱到,小切口谈所学所思,扎实推进青年理论学习取得新成效。”第九批中央和国家机关援藏干部、西藏自治区区直机关工委副书记陈利明说。

扎根考古一线的年轻人

本报记者 王珏

青春派·青春奋进新时代④

在田野发掘中认识历史、解码文明——

2021年是中国现代考古学诞生100周年。百年来,一代代考古人为建设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考古学贡献着光和热,这其中有许多年轻考古人。他们扎根考古一线,用实际行动诠释着文明传承的使命与担当。

郑喆轩: 探求人类起源、演化、迁徙的远古图景

当众多形态规范、制作精美的手斧出现在眼前时,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馆员郑喆轩难掩兴奋之情。

在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稻城县皮洛遗址考古发掘近1年,郑喆轩逐渐适应了这里绿草如茵的夏、漫山冰雪的冬,熟悉了这里发掘现场的黄土堆积。正是在这里,他带领团队发掘揭露出丰富的地层堆积,从7个文化层中出土石制品7000余件,精美的手斧和薄刃斧就在其中。

古朴、对称、扁薄……距今至少10万年的先民的工具,放到今天都会引人赞叹。“这是目前东亚形态最典型、制作最精美、技术最成熟、组合最完备的阿舍利遗存。”郑喆轩介绍,阿舍利技术是人类早期智慧技能发展到一种高峰的标志,所以备受国际考古界关注。这些发现为进一步认识早期人类在高海拔极端环境下顽强生存与发展历史,提供了非常重要的新证据。皮洛遗址的发现,令不少专家惊叹。

这个重要的考古发现背后离不开郑喆轩等青年考古工作者的付出和努力。出生于1988年的郑喆轩,本科和研究生就读于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毕业后进入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工作。2019年春,郑喆轩首次踏上川西高原这块土地开展考古调查,在他的脑海中,始终萦绕着一个线索——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有西方学者曾在甘孜疑似发现过手斧。经过持续的调查,郑喆轩和同事们发现了包括手斧在内的多个旧石器遗址点,但多年的田野考古经验让他坚信:“川西高原还将会重要的考古新发现!”

2019年夏,在国家文物局的指导和四川省文物局的支持下,郑喆轩带领团队在川西高原正式开展旧石器专项考古调查工作。经过两年多的调查,他带领团队用脚步丈量川西高原20万平方公里的广袤大地,在高寒、缺氧、大风、极端天气频发的恶劣环境中,翻越一个个高坡、进行一次次发掘。经过数十万次的弯腰、跨过数千万步的路途,他们让60余处旧石器遗址点群得以呈现,这其中就包括遗物丰富、地层堆积良好的皮洛遗址。

2021年,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和北京大学联合考古队组建了多学科团队,对皮洛遗址的年代学、环境考古学、古DNA等多学科信息进行了全面提取。“从系统发掘的几个点到遗址百万平方米的面,我们发现遗址内部是有机的聚合体,包括中心营地、石器加工厂和临时营地等,这些共同建构了早期人类的栖居形态。”在今年国家文物局举办的“考古中国”重大项目重要进展工作会上,郑喆轩代表团队介绍,“皮洛遗址是迄今青藏高原发现的面积最大、地层保存最完好、堆积连续、文化类型丰富多样的旧石器时代遗址,也是世界上首次在高海拔地区发现典型的阿舍利技术体系,填补了该地区乃至青藏高原旧石器时代考古的一项空白。”

郑喆轩的专业方向是旧石器时代考古,这在考古领域中也是相对冷门的方向,但他却乐在其中。“旧石器考古工作者主要研究对象是古人类加工使用的石器,需要以简单的打制石器为切入点,综合多学科研究,一点点地去还原人类起源、演化、迁徙的远古图景。”郑喆轩说,“探索未知、揭示本源,这就是考古的魅力所在。”

燕妮: 为长江文化的传承和弘扬贡献力量

“一个女孩子,怎么会想要走考古这条路的?”每当提起自己的职业,燕妮总是会这样回答。

1981年出生的燕妮,是重庆文物考古研究院女子考古队项目负责人。高中时一次偶然的机会,燕妮读到了考古学家、科

幻作家董恩正写的《古峡迷雾》。这个讲述20世纪20年代中美联合考古队寻找失踪的中国籍队员遗骸的故事,激发了燕妮对考古的兴趣。高考填报志愿时,燕妮选择了吉林大学的考古专业,毕业后来到重庆市文物考古所,从事田野考古发掘及研究工作。

然而,当燕妮真正进入考古第一线时,她才发觉考古没有想象中的简单。20世纪90年代到21世纪初,以三峡考古工作为契机,重庆文化遗产保护事业得到了长足的发展。2012年,重庆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女子考古队应运而生。这是一支以女性专业力量为主体,涵盖了男性技工、保安人员的综合性团队,燕妮是其中之一。

燕妮和女子考古队队员们主要负责重庆三峡库区消落带的地下文物抢救性发掘。每年5月底,消落带江水水位会降至150米左右;9月初,蓄水水位会重新升至175米左右。因此,每年留给考古队的发掘时间仅3个月左右。燕妮说:“在清理墓葬的过程中,我们需要不时去修整墓坑,当器物露头后,我们还要蹲在坑里,一件件清理、绘图,身上的衣服是湿了干、干了又湿,但姑娘们都咬牙坚持了下来,尽心尽力完成项目发掘工作。”

除了担任女子考古队的队长,燕妮也是一位妻子、母亲。为了考古事业的发展,燕妮牺牲了不少和家人在一起的时光。从2006年至今,她每年少则1个月、多则10个月奋战在田野一线,承担了30余项田野工作。虽然辛苦,燕妮却对女性参与考古事业充满信心:“从国际、国内实践来看,女性

开展主动性考古工作,并启动了小田溪考古遗址公园的规划编制工作。

邱振威: 触碰人类最广泛时空范畴的学问之一

“航空遥感,似鹰击长空,扶摇直上;田野丈量,若诗遇远方,闲庭信步;水下解密,如鱼翔浅底,悠然罩罩。聚落成、景观成、家户见,分地层、辨类型、论文化,探远古人类、观民族民俗,赏艺术理念,叹人文科技。结构成分如何,工艺生计哪般,食性习惯怎样,基因选择为何……”在纪念中国现代考古学诞生100周年的文章中,有一篇名为《我心中的考古》,国家博物馆环境考古研究所所长邱振威在文中这样描述考古工作。

1990年8月出生的邱振威,2006年进入安徽大学学习考古专业,2015年从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科技考古专业毕业后,进入国家博物馆工作。邱振威坦言,当初他是被调剂到考古专业的,曾经经历了犹豫纠结,但慢慢地发现了考古的乐趣。

学习考古15年、工作6年多,邱振威的足迹遍布大江南北。江苏省宿迁市泗洪县雪南遗址,是邱振威作为执行领队开展考古发掘与资料整理的首个考古项目;在河北省张家口市康保县兴隆遗址,新的发现不断刷新他对七八千年前坝上地区文化面貌的认识,也触发了他对中国北方史前考古学文化发展演变的研究兴趣;对于海南省东方市的

开展主动性考古工作,并启动了小田溪考古遗址公园的规划编制工作。

柴村遗址,邱振威参与田野发掘、资料整理,并完成出土植物遗存的研究。

随着时代的发展,科学技术在考古中的应用越来越多。开展田野考古工作的同时,邱振威也致力于植物考古与环境考古的研究。邱振威说,作为考古学中的重要分支与交叉学科,植物考古与环境考古以多学科的技术为研究手段,目的是认识与理解先民与环境、植物之间的关系。



图①:燕妮(左)在调查中勘探线路。图②:邱振威(左)在野外钻探取样。图③:地层堆积良好的皮洛遗址。图④:郑喆轩在皮洛遗址观察地层。

本版图片均为资料图片

版式设计:张芳曼

